

《信報》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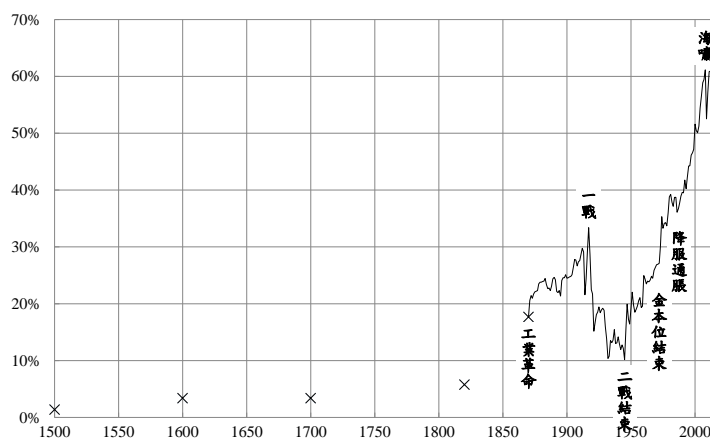
重溫貿易發展史 利好因素皆不至

議息過後，來到今年最後一篇。今年雖然多事，但影響亦多短暫，影響最深遠的，還數保護主義抬頭。一言蔽之，海嘯後雖然在超寬鬆下復蘇過來，好些指標還屢破頂，但餅大了沒使各層對等受惠，不少窮人、窮國不斷投訴，當中不乏歸咎於全球一體化。一體化雖使生產又平又快，但步伐快到多國、多人適應不到、轉型不到，成為敗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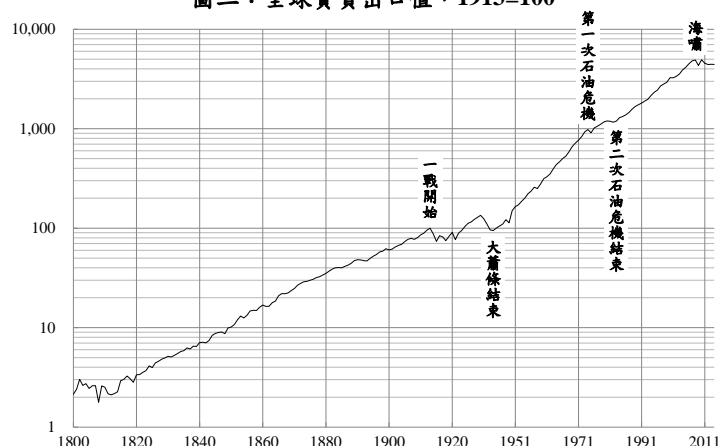
經濟由買賣而成，愈多人玩，買賣/貿易/生意額便以「網絡速度」上升。打個比喻，假若每個人都跟另一人做一單買賣的話， n 個人便會促成 $n(n-1)/2$ （即 nC_2 ）單貿易，兩人只有一單，三人有三單，但一百人便有近五千單，貿易單數升速遠快於參與人數。此乃開放貿易在拉動GDP上的理論基礎，全球愈一體化，參與國愈多，餅大得愈快。

然而，促進貿易的背後也有一些重要事件作為契機的。觀圖所見，由1500至1820年的三個多世紀間，全球皆無甚貿易，直到工業革命才由佔GDP低於半成升至兩成；之後的另一次回湧是和平後，與1970年代降服通脹後，皆是利好貿易的事【圖一】。

圖一：全球貿易佔GD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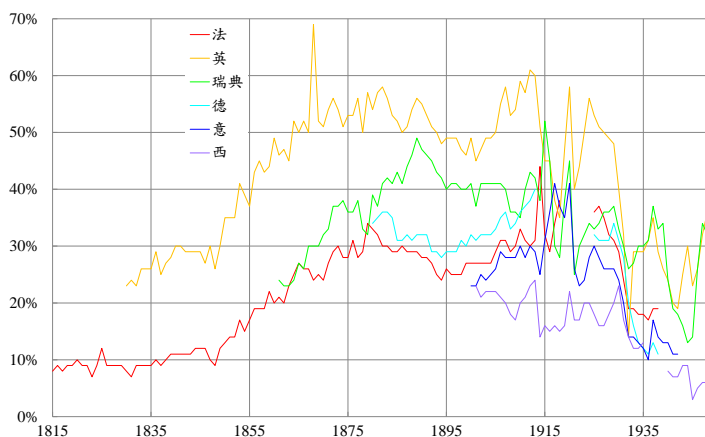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：全球實質出口值，1913=10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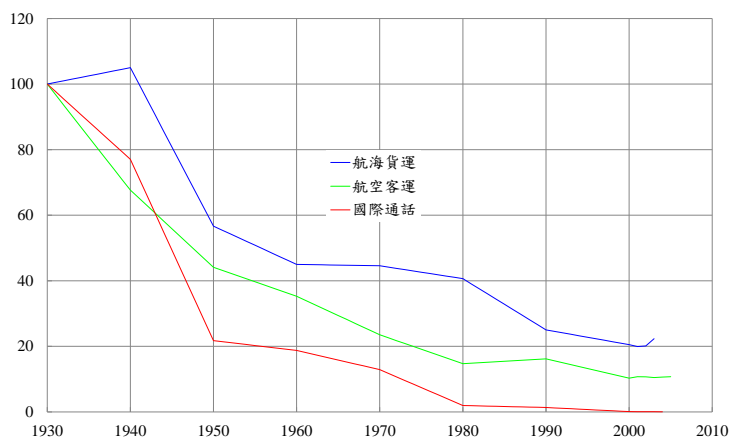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不利貿易的日子，顯然有一、二戰期間，金本位結束初期和近年的後海嘯期。一、二戰間有著名的大蕭條，金本位結束後有滯脹期，連同海嘯都對經濟衝擊甚大的。不以佔 GDP 而以實質值顯示，可見這三次衝擊如何影響貿易【圖二】。兩圖啓示之別，不在不利貿易的日子，而在正常時期。雖然貿易佔 GDP 大勢趨升，但論實值增速計，可見一戰前最慢，二戰後至金本位倒台前最快，至於 1980、90 年代則介乎這兩者之間（比較圖二中三段增長期的斜率）。看來人口增長這因素相當重，畢竟有人才有貿易。

圖三：歐洲貿易佔GDP



從一些早年更仔細的歐洲數據可見，貿易佔比確在第二次工業革命（普遍認為介乎 1870 至 1914 年間）時已見頂，高峯值在 40% 至 60% 間【圖三】。之後的佔比回落期，直至 1930 年代大蕭條結束後，回落期近廿年。至於 1970 年代的滯脹期同樣也十多年（1966 至 1982 年）。由此推算，今次始於 2008 年的貿易停滯，或許只是到了中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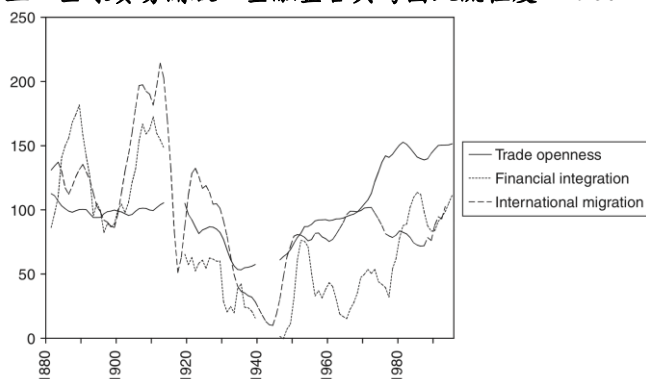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：實質運輸和通訊成本，1930=100



除人口增長外，另一個解釋戰後至金本位倒台前的貿易急速增長，應是運輸成本。由 1930 年起至今，整體客、貨運與通訊成本均趨下跌，當中以 1940 年代跌得最急——或許打仗促成了這方面的發展【圖四】。當時的成本大跌固然沒在戰時體現於貿易上，但戰後的影響卻是明顯的（重溫圖二）。然而，踏入 1980、90 年代後，成本早已低企，難再如戰時般大跌。換言之，除失去人口增長因素外，今天連成本下跌這因素都消失。觀乎昔日帶動貿易的因素中，現只剩革命性科技突破和去除制度上的障礙如金本位。

不過，再看看目前全球的貿易開放、金融整合與跨國人流程度，現已重返 1870 至 1914 年間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【圖五】。不是說目前水平已封頂，只是或反映科技、制度等利好因素已經出現，不易重現戰後廿年的急升現象；至於那廿年的長時間好景，或很大程度是基數效應與均值回歸的綜合結果，是歷史的偶然而不容易在今天重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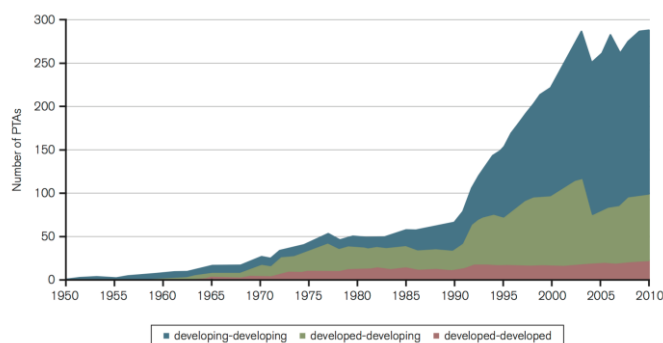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：全球貿易開放、金融整合與跨國人流程度，1900=100



來源：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

其實，在科技與制度兩方面的人為努力是有的。近廿年的科技發展大家有眼見的；至於在制度上，雖本已沒太多障礙，但在 1990 年代間全球各國所簽訂的優惠貿易協定（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, PTAs）數目急增，迄今所見速度乃空前絕後【圖六】。可惜踏入千禧年代後這方面已停滯不前，未見進帳。全球貿易的利好因素又少一環。

圖六：已發展、發展中國間的優惠貿易協定數目



Source: WTO Secretariat.

讀罷今文，相信大家已可掌握那些才是影響貿易大潮的因素，主要還不外乎三類：人口、科技、制度。人口是相對靜態、可測的，短期內不易大增（大減倒易，只要戰爭、瘟疫即可）。科技倒要靠點運氣，視乎當期有否天才，與推而廣之普及化的工程大師。最後是制度，亦是最人為的因素。惜今天保護主義抬頭，無行。全球貿易，仍不樂觀。

羅家聰
環球金融市場部